

烟
尘
集

吴
伯
箫

1266/2

版
土



烟尘集

吴 伯 箫

上海文艺出版社

烟 尘 集

吴 伯 箫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陆震伟
题图尾花：导越迹
责任编辑：李中原

烟 尘 集

吴 伯 箫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125 插页 1 字数 126,000

1979年9月新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书号：10078·3086 定价：0.61元

· 目 次 ·

第一辑

- 羽书…………… (2)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7)

第二辑

- 记乱离…………… (14)
夜发灵宝站…………… (21)
马上底思想…………… (30)
潞安城…………… (38)
沁州行…………… (44)
 一 雪行三日
 二 “调皮捣蛋”
 三 衙门下乡
 四 八万只臂膀
响堂铺…………… (76)
路罗镇…………… (84)
神头岭…………… (94)

夜摸常胜军·····	(102)
微雨宿浣池·····	(118)

第三辑

黑红点·····	(126)
打娄子·····	(136)
游击队员宋二童·····	(150)
化装·····	(159)
一坛血·····	(167)
文件·····	(178)
“调皮司令部”·····	(186)

第四辑

南泥湾·····	(196)
“火焰山”上种树·····	(205)
新村·····	(213)

第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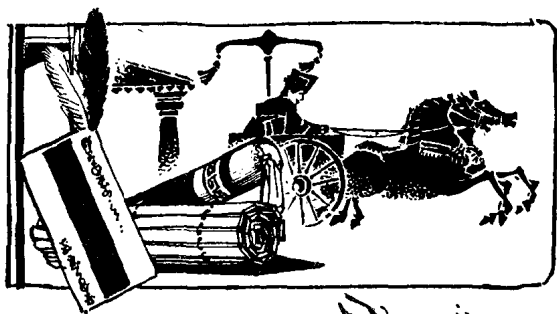
出发点·····	(220)
范明枢先生·····	(228)
向海洋·····	(242)
书·····	(249)

十日记…………… (255)

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 (275)

再版后记…………… (284)

第一輯



羽书，或羽檄，翻成俗话，应是“鸡毛翎子文书”，“鸡毛信”。这东西仿佛是很古就有的。《汉书注》里说：“……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史记》里也有“以羽书征天下兵”的话。出于古诗词的，更数见不鲜，如：高适底《燕歌行》里“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岑参诗里的“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都是。想来，羽书是用之于紧急军事的无疑。因为，古时候虽有睿智如诸葛先生者，能发明木牛流马用作战争利器，但用电波来传话、递报的事却还没人晓得。信鸽呢，难得役使自如；蜡丸书呢，又嫌麻烦费事；于是檄文插羽毛，意使急行如飞，就算

尽紧张迅速之能事了。不信，那木简的另一面所常写的“速速速”的字样，就很敌得过于今电文上的“十万火急”。

童年在家乡当小学学生的时候，曾朦胧记得有过“鸡毛翎子文书”下乡的故事。说朦胧，那是岁时月日记不清的意思；留的印象却很深很深，至今回想，还历历在目。

是一个黄昏。黄昏，在中年人易多闲愁，“闲愁似与黄昏约”；在小孩子就易生恐惧。那晚也是。都吃了晚饭罢，巷口有的是立着谈闲天的人。有牵了牛到村边湾里去饮牛的。家家门口的狗在冷打慢吹地吠着。也有谁家妈妈唤孩子的声音。空气很平静，不，又有点儿异样的浮动。忽然一个邻庄的小伙子跑来了，满头是汗。对，是冬天，有点风呢。那人穿着短袄，扎着腰，戴一顶瓜皮毡帽。跑到人丛里，站定了还喘。说是找庄长。问：“什么事？”他喳喳着说：“鸡毛翎子文书！”声音很低，但很清楚，很有力。站在周围听的人脸上都立刻罩了一层严肃与矜持，互相看看，也偷偷回头瞧瞧，气氛恰象深秋的霜朝。我那时虽还小，是头一次听说“鸡毛翎子文书”，但也打了一个寒噤，为什么却不

知道。

有人把庄长请来了。不知谁去的，那样快，一请就到。仿佛原就在跟前似的。那人从腰里掏出文书来，又嘤嘤喳喳地说：“口子镇，啊啊，初五鸡叫赶到！三个，啊啊，每人一根白蜡杆，两束干草。啊啊，一庄传一庄。不得有误！不去的烧……”他说着，大家一壁听，一壁看他手里的一个木牌，那就是文书了。方方的，下端有柄，顶头插两根鸡毛，正面写字，是“速速速”。听着看着，人人底嘴都闭紧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小心与力！庄长接过木牌来，手都哆嗦了。即刻吩咐，结果是家里一匹马应差出发了。骑马的是铁蛋百顺。

记得，天紧跟着就黑了，漆黑。我被父亲看了一眼，就跟着家去了。

狗仿佛都不再吠，沉默锁住了全村，象暴风雨的前夜。

那晚，家里的马回来似乎已半夜了。大门是上了锁又开的。

过了几天，忘记是几天了，初五。口子镇上发了大火，烧的是各村带去的干草。县长底轿子在那里被农民捣毁了。坐轿子的是上头派下

来的量地委员，受了重伤。县长听说是化装成庄稼老头逃跑了的：穿着破棉鞋，棉袄露了瓢子，也戴一顶瓜皮毡帽。说是一天没吃饭，叫了人家“大爷”，人家才给了一口饭汤喝；都传得有名有姓。

后来事情怎样进展不很清楚，只知道当时城里好几天没有官。要丈量地亩的也不丈量了。

这是一回“鸡毛翎子文书”的事。从那直到现在没再听说那儿还闹过这玩艺，可是总觉得那儿是在闹着。速！速！速！很快就集合了大帮人，烧着大火，千万根白蜡杆底下，有人被打倒了，有人被赶跑了，生活总要变变样子。那“鸡毛翎子文书”象雷公电母，又象天使，它散布着风雨，也常是带着幸福，在飞！

八月十五，把异族侵略的敌人一宿中间从中原版图上肃清，民间是有过传说的。那真是悲壮，痛快，可歌可泣的历史的页数！可是谁发的命令呢？多言的嘴是怎样用秘密的封条封拢的？觉得神妙了。我想，传递消息会用的是“鸡毛翎子文书”罢？虽说山遥水阻，交通多滞塞不便，但你晓得，羽书是会飞的！虽说中原版图辽阔，足迹殆难踏遍，然而，速速速，羽书是飞得快

的！虽说，敌人已布满了中原，混进了户户家
家，作了户户家家底主人，但，你要明白，忿怒锁
在了每个中国人底心里，血液都被狠毒煮沸了，
即使怒不敢言，笑里也可以藏得住刀子！那怕
它敌人再多些，只要下深了锄，自然会连根也拔
尽了的！

啊，“鸡毛翎子文书”飞啊！去告诉每个真
正的中国人，醒起来，联合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朋
友，等哪一天，再来一个八月十五！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大风夜





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真惭愧，我还没有见过长城。

记得六年故都，我曾划过北海的船，看那里的白塔与荷花；陶然亭赏过秋天的芦荻，冬天的皓雪；天桥，听云里飞，人丛里瞧踢毽子的，说相声的；故宫与天坛，我赞叹过它的壮丽和雄伟；走过长长的西长安街，与挤满了旧书及骨董的厂甸；西郊赶过正月十五白云观的庙会，也趁三月春好游过慈禧用海军费建造的颐和园，那里万寿山下有昆明湖，湖畔有铜牛骄蹇。东郊南郊都作过漫游，即无名胜，近畿小馆里也可以喝茶，吃满汉饽饽。还有走走就到的东安市场，更是闲下来蹉跎的大好地方。可是，六年，西山温泉我都去过，记得就没去什刹海。为此，离

开了故都曾被人嫌弃说“太陋”。说：“什刹海都没逛过，还配称什么老北京！”当时真也闭口无言。有一年发狠，凑巧有缘重返旧京，记得还没有进旅馆的门就雇好了去什刹海的车子。夏天，正赶上那里热闹：地摊子戏，搭台的茶座，直接着访问了个足够。印象仿佛并不好，心头重负却卸去了。记得第二天，才有空去文津街，进国立图书馆。

现在想：什刹海不见算什么呢？没去看长城才是遗憾！啊，万里长城！去北京只不过几个钟头的火车。

万里长城，孩提时的脑子里就早已印上它伟大的影子了。读中国古代史，知道战国时候，魏惠王、燕昭王、胡服变俗的赵武灵王，都曾段落地筑过长城，来卫国御胡；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匈奴之后，又因地形，制险塞，从临洮至辽东将长城来了个连络的修筑，广袤万余里；工程的浩大，那不是隋朝底运河，非洲底苏彝士所能比拟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建阿房，销兵器，千百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留下的是一个暴君的影子。独独万里长城至今亮在祖国人民的心里，矗立在祖国连绵的山上，成为四千余年文明古国的

标志。这不是因为万里长城是秦始皇底什么丰功伟绩，而是因为它几乎是几千万古代劳动人民血肉的结晶！

曩昔，在万年书屋，听主人告诉：有一次趁京绥车，过南口车站，意欲去青龙桥，偶尔站台小立，顺了一目荒旷的山麓望去，遥瞻依地拔天的万里长城，那雄伟的气象，使你不觉要引吭高呼。嵯峨的山巅上是蜿蜒千回的城墙，是碉堡，是再上去穹窿似的苍天。山下是乱石，是谷壑，是秋后的蔓草婆娑。西风刷过，那一脉萧萧声响，凄凉里含了悲壮，令人巍然独立，觉得这世间只有自己，却又忘怀了自己。很记得，主人说时，从沙发椅上跳起来，竖起大拇指，蔼然的脸上满罩了青年的光辉。记得从万年书屋出来的归途，披了皎洁的三五月，自己迈的是鸵鸟般的大步。

又一回，一个青年画家朋友，谈到自己绘画的进步，说几乎象英国拜伦一觉醒来成了桂冠诗人一样，是逛了一次长城，才将笔法放开，心胸也跟着宽阔了的。那谈吐的神情，也简直令人疑惑他生生吞下了一座长城的关口。是呢，听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了名山大川，文章才满

蕴了磅礴的奇气。江南风物假若可以赋人以清秀的姿容，艳丽的才藻，塞北的山峦与旷野是会给人以结实的体魄，雄厚的灵魂的。啊，长城！

从山海关一路数去，你知道么？象喜峰口、古北口，象居庸关、雁门关，一个个中原的屏藩要塞，上口真要有霹雳般的响亮呢。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守得住一处，就可保得几千里疆域。啊，真愿意挨门趋访，去问问古迹，温温古名将底手泽，从把守关口的老门丁和城下淳朴的住户那里，听取一点孟姜女底传说，金兀朮与忽必烈底史实。但是我还没去！

朋友，你可想过，在长城北边，那黄河九曲惟富一套的地方，带一帮茁壮的男女，去组织一处村落，疏浚纵横支渠，灌溉田亩，作一番辟草莱斩荆棘的开垦事业么？那里地土最肥，人烟还稀。你可想过，在兴安岭的东南阴山山脉的南部那一抹平坦的原野，去借滦河、饮马图河的流水，春夏来丰茂的牧草，来编柳为棚，垒土为壁，于“马圈子”里剔羊毛，养骆驼，搾牛奶么？那工作顶自由，顶洒脱。不然，骑马去罢！古北口的马匹有名哩。凑煦日当头，在平沙无垠的原野里，你尽可纵身于野马群中，跨上一匹为首

的骏骥，其余的会跟你呼啸而至的。不要怕那
噉噉嘶声，那不是示威，那是迎迓的狂欢，你就
放胆驰骋奔腾罢，管许将你满怀抑郁吹向天去。
“毡幕绕牛羊，敲冰饮酪浆”，那边塞寒冬霏雪凝
冰时的生活，你也想尝尝么？住蒙古包，烤全
羊，是有它的滋味的。汉王昭君曾戎装乘马抱
琵琶出塞而去；文姬归汉，也曾惹得胡人思慕，
卷芦叶为吹笛，奏哀怨的十八拍。巾幗中有此
矫健，难道你堂堂须眉就只知缩了尾巴向后退
么？

唉，说什么，朋友，我还是没见过长城！在
恨着自己，不能象大鹏鸟插翅飞去；在恨着自
己，摆不脱蜗牛似的蹊径，和周身无名的链索。
投笔从戎倒好，可惜没有班仲升底韬略。景慕
张骞，景慕马援，但又无由出使西域，去马革裹
尸。奈何！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汉骠骑将
军霍去病那才算有骨头！无怪他六出伐匈奴，
卒得威震异域。

我还没见过长城！但是，长城我是终于要见
见的！有朝一日，我们弟兄从梦中醒了，弹一弹
身上的懒惰，振一振头脑里的懵懂，预备好，整
装出发，我将出马兰峪，去东北的承德，赤峰；出